H. H. MU CHINESE LIBRARY

#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 奏議

###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阨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

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已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勑節文應見欠

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産業自來所收課利及
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
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
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
以謂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
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
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
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
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
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　不伏定即以

所估高價籍定言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讙然出訴於庭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賑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巡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恭與無同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

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邀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塡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遺欠愈多科决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纍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旣納皆是折還欠

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爲立法
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
於偶爾而有司執閡妄意分别若果如申明
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優恤元初恃頑狡
獪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
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
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勅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産折納在官
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别無少欠亦許給還亦
不曾分别折納籍納以此推攷顯無可疑自

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由有申請而戶
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
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貫失業之人均
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勑尚書戶部狀據
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熈寧四年以
後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
攤等人陪塡見今貧乏之無可送納已累經赦
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令送納產鹽場監官本
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

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
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
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
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
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令准省符前項指
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
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以來迨今首尾五
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
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
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

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係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奏聖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畧

元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之無可送納非
爲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之方可施行至元
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
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
方始行文如委是貧乏之卽依元祐元年九月
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
並謂見今貧乏之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
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元奏
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元係運狀並依
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

頻歲至使州縣吏入戶戶行遣一二載量計
構官司買囑隣里尚復多方指擿以肆規求
符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
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
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禀監司及
有一戶三五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
即五年之久未足爲慳也伏惟仁聖在上憂
民疾苦瘝瘝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
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
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

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
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
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姦吏執文害
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
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易簡一言而
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吏
無所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
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

貼黃契勘熈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
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謝拝

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旣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諠譁棊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

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巳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箠拘當在官使之離業文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纍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塡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

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敗
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一
體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
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
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
如此施行豈容事同一體拘收則同而除放
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
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
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令來前
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

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

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
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
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
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
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
一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
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
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
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勑諸
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

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特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輙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是猶補助耕歛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

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
時失陷之責卽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
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
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旣同是和買之名
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
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
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
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
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
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大之道

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奸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

受寶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
臣愚惷少慮言語粗踈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録
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
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
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
立法致已給還産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
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
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
艱閡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

知其實止然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勑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

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
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
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
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
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
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

令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亾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成

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
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
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
畧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
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
事處置之禍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
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
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㪺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
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
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

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糴
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
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
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
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
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
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
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
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
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

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
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
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
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
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
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
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
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
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
之交雨水調匀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

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没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漉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

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絶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

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
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
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
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
上供年額斛㪷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
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
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
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
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録臣
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

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
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
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
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
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
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
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
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

云邵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
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
恐萬一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
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
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
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
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
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
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救濟其饑貧

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處速宜糶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

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
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一去年災傷伏蒙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
之一盡用其錢收買銀絹命下之曰米價斗
落今災傷連年民力重困又緣春夏之交雨
水調匀多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指日待
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窮苦更倍去歳伏
望憫察特與寬減轉運司上供一半所貴米
價不至翔湧和糴得行且免本路錢荒之弊

一杭州所出米穀不多深慮常平收糴不足有

假來年支糶乞許于蘇州秀州寄糴

一檢准編敕節文五穀不得收力勝錢然元降指揮止于今年四月終伏望慈念兩浙連年災傷且無麥須至候秋熟六月中爲止

右件如前臣亦知京師倉廩之數不可耗缺所以連奏乞減額斛者誠恐來年饑饉已成二聖不忍坐視流殍必於他路般運錢米賑濟爲費且倍而已飢之民豈復有錢買米並須俵散有出無收不如及早寬減上供米斛却收銀絹實數縱有損折所較不多伏惟深念

熙寧之災本緣臣僚不早擘畫奏請以致餓死五十餘萬人至今瘡痍未復呻吟未已特望宸斷早賜准備實一方幸甚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日蘇軾狀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爲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㪷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録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

[illegible]上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㪷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

酬荅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搆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攙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絶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

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
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
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
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
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准明州
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
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
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
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
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爲之鄉導

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荅須索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巳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勑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

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熙寧編勑稍稍改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勑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勑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奸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擾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爲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

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
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
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
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
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
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
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
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勑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
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

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爲出給公憑仍備録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勑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船船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勑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及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發船州置簿抄上仍給

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船州住船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刪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收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擾

中國賈兌中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譴

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畧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𣂷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

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勑中書省卻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勑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勑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

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畧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畧爲復只係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奏聖旨依奏都省批仰相度限半月本司令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㪷六十足至十一月　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聞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

分之一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内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税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糴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糴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

視人饑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
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糶若
價高本重至時每㪷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
萬餘貫而況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
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
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
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絹
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
平收糴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
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勘

會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䘏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㪷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

費只及熈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
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
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
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
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
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㪷三十萬石令本
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
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
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

在供饋所有寛獄頟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寛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如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成然後賑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准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

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斗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糶平準在市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斗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秀州在市米

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
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
之患又官本旣貴來年難爲出糶若不添錢又恐
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必有流殍
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畧且事
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擘
畫斛㪷賑濟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
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
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
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

半如蒙施行卽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
提刑司今年諸州糶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
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殍爲憂不細欲
乞聖慈過爲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
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
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眞揚州椿管若
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糶卽令發運司撥發於
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
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糶卽就撥充本路
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卽

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十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熈寧

民間有錢尚因無米餓死四十萬人况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擡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

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産業聖
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
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
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
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
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
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
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
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箠催納至今尚欠
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

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為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闚其意蓋嘗當食不

御試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荅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

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於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品决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羅常平

以備來年出糶平準市價一事最爲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糶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㪷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

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㪷散與饑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捐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

若便爲減價住糴正墮其計況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悞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

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粗米以備出糶每㪷不下六十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無以救濟貧

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
本亦非長策須至奏聞又勘會杭州裏外見管義
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
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盡行俵散
亦未能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
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
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
除條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㪷減五
文足內係今來貴價收糴者每㪷減二十文足出
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糶所收

錢並用塡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塡還足外尚有剩數亦許撥塡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饑民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况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所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次奏乞指揮諸路專

行糴不得別有他用如召募饑民興土工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漸耗散伏乞留意今來啓請只是權宜一時施行別不銜改前後條貫

又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自然蒙賜所費不多今來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没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絶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邊塵

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其薦録奏聞伏候勑旨

##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勘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遘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

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倒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博臣為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

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

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戒行自熈寧中及今兩次興葺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効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
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
民相與嗟歎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者千萬先
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獎其能首
右臣體問諸井濕于深處淤泥沈理注來末和汲合自先
宮中及今兩大井又令修井淘淨其逐不通又令所屬
有成功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真為狀取
鄉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入深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 奏議

###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一貼黄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歲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賈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尚[illegible]

定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

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蘇

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

一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

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

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

尊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
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
錢氏宜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
界武肅王鏐等墳廟一十一處令召到本縣淨土
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
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
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
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
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
墳廟不致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

表忠觀爲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尚書祠部每遇同
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二月
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暄
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
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
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
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
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
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
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

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
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
觀買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
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
管内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
每年收掠賃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
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
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
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

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産等賃錢年納一千三
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
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賃錢支撥修葺約
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
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
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
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
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
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若每年
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

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止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毁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

慾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旣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今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

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椿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

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嘗
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
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
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
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
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
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
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
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
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

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

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其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徃來江濵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竒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竒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

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
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用度
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
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
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
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
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
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内出錢數十
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
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從

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
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
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
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
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
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
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
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
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
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

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廢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

畝二十伐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一者更乞
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
又貼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
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
又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
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
治必不至今日如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
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今日呂梁之嶮竊
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
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

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修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没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畝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晩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蕺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

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秋夏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農民須趂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充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充撥合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趂時糴買斛㪷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

使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一㪷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為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却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

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樁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劄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哀愍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

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
年元不收糴無可兌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
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
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塡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
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別路運
致錢米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
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緣臣元
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楊楚之間穀熟

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只貼黃若行下有司反覆往滯必不及事只乞
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

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
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
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
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
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
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
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
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
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
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

從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

臣得罪下獄定等遝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且聞之其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

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尔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

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獘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嫉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

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

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
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
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
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
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
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
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
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
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
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

貼黄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
必致當塗怨怒愈為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
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
望聖慈寛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宫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
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勑修蓋上清儲
祥宫將欲了畢合用修宫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
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剏建於慶曆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内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内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
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
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勅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
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
本江海大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

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

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

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
爲千橋橋洪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
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
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
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
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
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
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
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
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

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譾錄奏聞伏候勑旨

## 錄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聞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

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拔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覩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思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

湖後之商人由宜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
爲艱阻因相爲之謀賂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
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
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荊溪由荊溪而入震澤蓋
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
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荊溪之水東
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
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
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許攻之則易破以
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

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縳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

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

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圶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年其田即未有可明之日歲歲訴滲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荊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

他溝瀆湮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荊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

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涌之處今爲民居宅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雍障流水今何致此葢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椿二十條各長二丈

五尺横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一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洪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洪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黄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

堰港曰梨溶港曰燕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
港曰蠡瀆曰牌碑曰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
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
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
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
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䃮斗門每瀆於
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
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
有提舉沈披者輙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
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

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
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
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
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
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
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策柰何無
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披耶
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
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
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

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牆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

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畧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且曰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巳田陰搆胥吏皆抵

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
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
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瀆
流則由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
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
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
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
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
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
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嘗

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税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唵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熈寧間撿正張鍔命屬吏殷丞劉懋相視蘇秀二州海口

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愬相視
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
灌民田鍔謂愬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
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
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
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
諸浦港勢亦一同愬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
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
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
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

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葢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葢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

之間而入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
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
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䃮隄防管水
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
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　郟亶嘗欲使民
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
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瀟流浩急之時
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
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
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

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頭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瀦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

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㪷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㪷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鍔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開江

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戸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

之民開地使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茭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横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瀆瀆盡可資食利户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録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瀆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

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决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放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

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一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内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

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内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葢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葢古之人停滀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滀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滀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四

之水久溢而不泄則蕩而爲無用之地若决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滀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貴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顚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㕓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

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

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大古人經
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
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
於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
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
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
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
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
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
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

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
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

單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
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碶并築
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茭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
令長塘湖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斟
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
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
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黄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

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司置

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湮塞堰埭低狹處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闔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

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侯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五堰柰何五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荅曰由五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

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
者乃服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青湖

閩中大[illegible]

[illegible]